

船票里的半世乡愁



樟木箱底压着两张泛黄的旧船票,一张是从南通到上海的五等散席,另一张是返程的三等舱票。这两张小纸片,是几十年前我背井离乡的起点,也是一个苏北少年奔赴上海谋生的全部见证。票面上褪色的墨迹,依然清晰勾勒出那条早已停航的江上路线,每一道折痕里,都藏着难以磨灭的乡愁、漂泊与温暖。

时光留痕

旧时光里的上海手表

家里的抽屉深处,一直珍藏着一块父亲送我的上海牌手表。虽然它的表盘早已停摆,但表体依然保留着当年的崭新模样——毕竟在我戴上它的那些年里,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它。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块手表,承载着我青春的汗水与成长的足迹。

1973年5月,我刚满18岁,在家乡生产建设兵团的学校当上了一名小学班主任。每天四五个课时的教学任务让我团团转,但最难熬的还是没有手表,无法精准把握课堂时间。上课下课全靠打铃,节奏常常跟不上。虽然那时我满心想的是为家里减轻负担,从未开口向家里要过这块表,但当父亲下班回家,从衣兜里掏出这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交到我手里时,我激动得无以言表。父亲说,给学生上课,怎么能没有块表呢?

在接下来的岁月里,它成了我形影不离的“功臣”。在农场工作的几年里,它为我精准报时;在我挑灯夜战准备高考的日子里,它每天准时叫我起床,陪伴我追逐梦想。大学毕业后,我进入公安机关工作,在这段岁月里,手表滴滴答答,时刻鞭策我守时自律,让我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。

如今,它静静地躺在抽屉里,不再走动,但表身依旧如新,它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勋章,镌刻着那段永不褪色的旧时光。[黑龙江·哈尔滨] 陈杰

九岁时,我母亲病逝,父亲独自拉扯我们姐弟五人。家境清寒,父亲在油灯下的叹息,让年少得我暗自下定决心:要为此家分担。十三岁那年春天,父亲托在上海做工的亲戚捎来消息,说那边工厂收学徒,能养活自己,还能补贴家用。那天深夜,父亲从镇上轮船站回来,从怀里掏出那张被他揣得温热的船票,小心地塞进我的贴身衣袋。

“娃,别怕。”父亲粗糙的手按着我的肩膀,“先坐小轮到盐城,再换大船到南通,从那儿就能到上海了。码头上有人接你,他穿蓝布褂子,手里拿个搪瓷缸。”天还没亮,浓雾锁着蟒蛇河,水面浮着薄冰。父亲扛着我的包袱,一路沉默地送我到北宋

庄码头。临上船前,他蹲下身,替我理了理那件缝满补丁的粗布棉袄,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,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毛票:“饿了就买个馒头。船票拿好,到南通还要换票。”

一路辗转,从盐城到南通,江面越来越宽,风浪也越来越大。在南通码头挤上去上海的大轮船时,人潮汹涌,我差点被挤倒。一只粗糙而温暖的大手扶住了我——是位穿藏青布衫的中年人,一口熟悉的苏北乡音。他告诉我,是第一次出远门,便一路照应着我。他姓王,是个在上海工地做瓦工的,这次是回乡探亲后返程。夜里江风刺骨,他把自己旧棉袄的一角搭在我身上,自己靠着船舷打盹。他给

我讲上海的繁华:外滩的灯光,南京路的高楼,也嘱咐我城里的规矩:少说话,多做事,手脚勤快点。天快亮时,船要进港了,他再三叮嘱我跟着人流走,认准接站的亲戚。话音刚落,他便扛起蛇皮袋,消失在拥挤的人群里。我来不及说声谢谢,只记得他那一身藏青布衫的背影。

想家的时候,就拿出那张船票看看,想起那位中年人。几十年过去了,河边的老码头早已不见,只有这两张船票,一直被我收在樟木箱底。纸已经黄了、脆了,可每次指尖抚过那些褪色的字迹,江风的气味、轮船马达的轰鸣、父亲那句“娃,别怕”,还有陌生人温厚的乡音,都会穿过半个世纪的时光,清晰地回到眼前。

[江苏·盐城] 陈建春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nhlnrb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 263

范兰枝以在永嘉革命根据地活动的红十三军为生动教材,讲述了“怀抱理想,敢为人先的求真精神;艰苦奋斗,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;为民奉献,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”的红十三军精神。陈文杰烈士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,部队被打散后回到宁波,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。1930年初,被党中央派往浙南领导农民武装斗争,红十三军成立后任政治部主任,6月任中共浙南特委军事委员,他行军打仗时经常把草鞋让给战士,自己光着脚翻山越岭,战士和群众亲切地称他为“赤脚大仙”。9月,因叛徒出卖被捕,21日在温州松台山英勇就义。范兰枝以这些生动事例弘扬红色文化,传承革命精神,

使军地企三方听众都受到教育。

这些授课,有的以三家“联听”方式,有的单独进行,无论“联听”或单独进行,课后都认真组织讨论。围绕主题,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,如把一些生动素材编成节目演出,在三家选演出人员,让演员在互相配合中增强团结合作精神,渐渐地三家的走动就频繁起来,各种“走出去”“请进来”,密切了相互关系,建立了深厚情谊。

闽芳州被范兰亭邀去浙江小分队讲“山水派诗人谢灵运”,他以丰富的历史知识、丰厚的文学素养及大量生动事实,讲述了谢灵运在永嘉的活动以及在永嘉歌咏山水的诗作,阐述了诗人和名胜的关系,以及我国山水诗的源流,感染了所有浙江小分队成员,也打动了年轻姑娘的芳心。

范兰枝是喝楠溪江水长大的,在楠溪江边的一个小山村度过童年时光。“千岩竞秀,万壑争流”的三百里楠溪江,以水清、岩秀、瀑多、村古、滩美而著称,被誉为“中国山水画的摇篮”。江流逶迤曲折,清、弯、秀、美,沿江美景多,有百丈瀑、九石门台、芙蓉三崖、藤溪潭瀑、十二峰、陶公洞、石桅岩、苍坡村、芙蓉古村、狮子岩、太平岩等。范兰枝的家傍水而居,在楠溪江这样美丽的环境中,生就一副南方女人的美貌,也养成了柔和如水的性格,处事能忍能让,考虑周全,受古老文化和家庭的影响,为人和善仁慈,遇事先替别人考虑。由于家庭贫困,父母曾外出弹棉花挣钱,供她和哥哥范兰亭上学。兄妹俩也很争气,先后上了永嘉一中,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,又先后考上了大学。范兰亭是恢复高考后第

一届大学生,是班里年龄最大的。听说永嘉境内的括苍山、雁荡山、大青岗矿产资源丰富,立志去建矿开矿,造福一方,就报考了中南矿冶学院,学的是探矿建矿专业。范兰枝受哥哥影响,想陪兄长干一番事业,性格柔弱的她高考时,也选择了矿业学院建矿专业,毕业后成了一名技术员。但由于国家对楠溪江和沿岸山水进行保护,不允许开山建矿,他们就组建一支建矿小分队移师别处,先是挂靠浙江省建矿公司,按承包制的办法进行管理。后收归为公司所有,开到三山岛执行探矿建矿任务。三山岛金矿确定由部队施工后,浙江小分队留了下来,与矿上协商,担负建矿的辅助任务。这就有了与先期开来的十一团十一连的配合和“恩怨情仇”。范兰亭、范兰枝置身其间,感受相同,但看法不尽相同。 待续